

什么才是真正的激进？

臧汝兴

——从社会生产关系看《豪爽女人》

《豪爽女人》一书中标榜的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组织是相当激进的（何春蕤也如是主张）。问题是运动中的「激进」到底意味着什么？运动的激进核心内容常常被我们误以为是对既有的社会关系作剧烈且根本的变革。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如此的。因此，在要求社会的根本变革的人之中，部份较急躁或自以为具有强烈变革意志的人，就可能选择激进主义。这其中尤以小资产阶级或学生居多。

其实，激进主义的问题核心既不在于「社会的根本变革」也不在于「剧烈」。激进主义的误解在于，在理论上、意识形态上使用似是而非的革命用语，在实践上又敌我不清，从而放弃以大众组织为本的大众性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对激进主义的斗争是非常一贯的。

我们从这样的脉络来看，激进与保守并不是对比的，与保守呈对比的概

念应该是进步。因为，与反对社会变革（保守）呈对比的应该是，以正确的理论与行动从事变革（进步），而不是以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妨碍真正的变革（激进）。

本文批评豪爽女人（性激进主义）的目的也就在于厘清激进与真正的女解放运动间的关系。

只能搅扰父权的有限豪爽

《豪爽女人》一书的论述重点之一在于，说明作为压迫女性的父权体制与女性性压抑间的关系，何春蕤认为，「父权体制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性』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与性压抑共生共谋」（页203）何春蕤又说：「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运动首要的就是……强力挑战并搅扰父权体制的抗争论述实践运动」（页208）。以上两段是何春蕤将性解放与妇女运动接连起来的重要环扣，也就是性解放所以可以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原因。而且何春蕤也表示，坊间的一些号称「情欲自主」的东西，因为无法搅扰父权制度，而无法成为妇女解放运动，它只是一种女性的「有限豪爽」活动。

也就是说，何春蕤主张的性解放贵在其对父权制度的搅扰。如果，父权制度代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制度，那么，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当然应该是「打破」父权制度。但是，何春蕤却始终只能谈——谈如何「搅扰」父权制度，而无法谈如何「打破」父权制度。

为什么无法谈如何「打破」父权制度呢？这必须先从父权制度到底是什么开始谈起。何春蕤误将父权制度当作是一个具有独自之物质基础的性别压迫制度，但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看，所谓的「父权」其实是一个以私有制、阶级为基础的上层结构或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具有独自之物质的、代表男性支配的「父权制度」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也可以从「父权制度」理论的主张者，始终无法成功地为父权制度找出其物质基础获得证明。提不出父权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的性解放论者，当然无法谈实践性地打破父权制度的物质基础／打破父权制度，只能谈谈「搅扰」父权制度的问题。另外，为了表示笔者并没有扭曲何春蕤的意思，必须一提的是何春蕤也曾在书中提到，「女性主义的性解放论述目标是父权体制的瓦解和性压抑的崩溃」（页210）。但是，虽然在这里何春蕤也

谈到父权体制的瓦解，但因为她并没有从父权体制的物质基础来论述父权体制的瓦解，因此它只不过是——句凭自跳出来的空话。

甩不甩赚赔逻辑身不由己

《豪爽女人》一书中重点地谈论的一个问题是「赚赔逻辑」。有关女人身体的赚赔逻辑，何春蕤说：「支配我们身体和情欲的赚赔逻辑是性压抑与男女不平等制度（笔者注：父权制度）的共同产物」（页21）「……把女人放在稳赔的位置上的赚赔逻辑之所以能够存续，正是因为女人还有这个少赔的心理。」（页22）、「当代的社会是个变迁中的社会，女人受教育和就业带来了经济独立的契机，妇女运动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的努力为女人打开更大的生活空间。在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下，女人还受困于交易及赚赔逻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页24）

后两段话中，何春蕤认为，女人已经具备可以不用赚赔逻辑的客观条件，所以只要妳主观地不用赚赔逻辑，就可以打破赚赔逻辑。但是，第一句话却说，赚赔逻辑是父权制度的产物。这根本就是前后矛盾，赚赔逻辑如果

是父权制度的产物，怎么可能由妳甩不用它来决定它存不存在呢？另外，何春蕤又说：「赚赔的原则……建立在……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交易本质」（页18）。

在书中何春蕤数次强调现今之婚姻的交易性格。其实资本主义的一夫一妻制 必须把它分为两个部分来看，一是资产阶级的婚姻，一是劳动阶级的婚姻。在资产阶级的婚姻中，女性以其身体换得物质的享受与社会身分，不适婚姻也被资产阶级当做男女双方家族的政治、经济结合的手段。因此，资产阶级婚姻中的交易内容不只有身体，还有双方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资本主义初期家的解体

但是，劳动阶级的婚姻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劳动阶级的婚姻中无所谓交易的存在，要了解劳动阶级的婚姻，也就是家庭制度，必须先了解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与家庭制度的发展过程。但是何春蕤却不顾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与家族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仅从男女工资差距或女性做为家庭主妇没有工资这样的外表现象，认为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本质是，在男性主导下，女性的身

体与男性的经济能力间的交换。

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劳动阶级之男性、女性以及儿童皆被拉进工厂，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当然资产阶级能够把劳动阶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拉入工厂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赚的钱只够养活自己。结果，不但成人男、女无法在家庭中获得充分的休息，影响劳动的品质，儿童也因无法在家庭中获得身心成长的空间，再加上缺乏照顾的婴儿，死亡率也高到惊人的地步，使下一代劳动者的持续供应也发生问题。

在如此状况下，「家」沦为各个劳动者单纯的睡觉场所，也就是说，这个随着社会生产方式而改变的家庭制度，到了资本主义初期，已经面临实质的解体命运。另外，已失去劳动力的残废劳动者或老人的安养，也困扰着当时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此情况下，遂有「保护法」（保护妇女与儿童，限制她们的工时，限制妇女与儿童从事高危险性的工作）与「家族工资制」（给予男性劳动者一份可以养活其一家人的工资，使儿童与妇女免于遭受直接的压榨）的出现。

这两个法律制度的出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为了其长远利益——提高劳

动力的品质、让劳动力能够持续供应、让妇女留在家里担任家事劳动，以节省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让老人能够在家庭中安养，以节省社会成本——而制定。另一方面也是劳动阶级在极度的压榨下，别无选择的一个以阶级利害为基础的阶级对应。

家族从生产变为消费单位

「保护法」与「家庭工资制」建立之后，受尽压榨的男性劳动者从家庭获得了安息的空间、受尽压榨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孩子的身体面临垂死边缘的女性劳动者，可以留在家中免于资本家的直接压榨（我们必须要考虑十九世纪女性劳动者的处境），受尽压榨而已没有压榨价值的老人在家庭中获得安养、尚没有压榨价值的儿童，在家中获得较好的照顾。

这就是资本主义一夫一妻制家庭从瓦解到重建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劳动阶级的需要。但是，包括何春蕤在内的很多女性主义者，却举出家庭中存在「父权」，认为家庭是性别压迫的重要根源，而且家庭内的「公权」，又刚好可以用来证明婚姻是一个不平等的交易。但这并不是事实。马

克思将「父权制」一词用于对于家内生产体系的描述。也就是马克思指的「父权制」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家族形态（封建制生产方式下的家庭形态），它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家族。

何春蕤只掌握了家族制度会变化这样的事实，但是她却不知道家庭制度如何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她也就没有办法掌握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家族起了什么样的资本性的变化。事实上，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家族的最大改变是，家族从生产的单位变为单纯的消费单位。（封建制下绝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在家族中进行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家族内父亲角色，也不像以前一样地因为掌握了生产手段而拥有父亲的绝对支配——父权。

男性的家庭优势视资本家需要而定

也许有人还是要说，父亲在家庭中有一定程度的支配地位。这确是事实。不过，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角色理解这个问题。就劳动阶级家庭来说，男性劳动者透过所领的工资，在家庭中支配孩子与妻子，但其实

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因为，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是为了个别的男性的利益任务，因此该女性担任家事劳动，以节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并且还利用女性这样的角色，只给予劳动市场内的女性半价的工资。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刻意利用女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让女性在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如此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又决定了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优劣。简单地说，男性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或一定程度的支配地位，是因资本家的需要而成立，它并不是父权论者所主张的男性劳动者与男性资本家勾结的产物。

虽然《豪爽女人》一书大部分是论述性解放，但是何春蕤的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运动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性解放可以「搅扰」父权制度（何春蕤语）。也就是性解放的论述是以父权制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因此，笔者否定性解放的「前提条件」的论述，正是根本地否定性解放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

上一段落中，提及到家庭不是为了个别的男性的利益而存在。也许性解

放的女性主义论者不同意。但是，在现今资本控制一切的社会中，上述命题如果成立，将代表着男性与资本家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存在上具有相同的物质利害关系。而如此的结果，将会使我们完全无法对女性压抑进行阶级分析。事实上，资本主义制下男性劳动者的恶劣环境，以及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机器对家庭的介入，使男性劳动者从来不曾拥有对女性劳动者的宰制力量。

男性劳动者未因性别差异真正获利

以上我们否定了做为赚赔逻辑的基础的父权制度与一夫一妻制交易本质的婚姻。那么何春蕤赖以获得女性共感的赚赔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对女性的性做了相当的控制的问题。

我们知道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为了遗产继承的问题，支配阶级开始对女性的性进行控制，因为唯有对女性的性进行控制，支配阶级才能清楚地辨认孩子是不是拥有自己的纯正血统。但是由于现今医学的发达，基于这样的目的的性控制大约在六、七十年前开始失去其意义。

那么，对女性的性控制为什么还会继续存留呢？因为，现今的支配阶级

发现已经存在的性控制仍然与自己的利益相吻合。资产阶级利用性控制／性压抑，继续制造性别差异意识形态，然后再利用性别差异意识形态，让女性担任家事劳动以及工厂内的半价劳动。这就是我们对性压抑的起源与发展的解释。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在资产阶级的性别差别化策略下，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资产阶级男性，而资产阶级女性虽然因为性别歧视而失去与丈夫的同等权利，但却可以以支配阶级的身分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

劳动阶级女性当然是受压迫最严重的，不过，劳动阶级的男性也并未因性别歧视而真正获利。第一、资产阶级用性别歧视稳固其支配基础的结果，劳动阶级的受压迫处境更加艰难。第二、劳动阶级女性担任家事劳动的结果，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第三、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低价工资，牵制了男性劳动者的工资，因而产生压低所有劳动阶级工资的效用。因此，不管从哪一个层面来看，真正的受益者都是资产阶级，而男性劳动者绝对没有因为性别差异而真正受益。

性解放论者敌我不清?!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放弃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分析女性压迫，我们就会误以为性别压迫中获利的是包括劳动阶级男性在内的所有男性，因此反对妇女解放的就变成了所有的男性。

现实里，确实有太多不分阶级的男性反对妇女解放，这样的事实很容易被「豪爽女人」当做劳动阶级男性也是性别歧视下的受益者的证据。何春蕤说：「我所收到的……黑函……全部来自男性，而且信中清一色的充满仇恨与轻蔑，……言语中又带着出奇强烈的愤怒与怨恨，我们不得不考量，到底女性情欲解放运动触动了男人什么深层的恐惧，以至于他们忍不住要跳出来加以制止」（页193）。

何春蕤想用这些男性的愤怒，一来证明男性是性别压迫中获利者，二来证明自己的性解放运动击中了性别压迫的要害。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资产阶级支配一切的社会，资产阶级利用一切的手段，妨碍劳动阶级对一切事物做阶级性的理解，尤其是在阶级力量非常薄弱的台湾，甚至连工运势力内

部都缺乏透彻的阶级立场，也因此，工运内部亦存在着反妇女解放的部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我们工运内部必需深刻反省的问题，但绝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完全放弃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理解妇女问题的性解放论者，当然无法理解这样的问题。

如此的错误理解的后果就是分不清敌我。性解放论者把从阶级立场盼望妇女解放的男性劳动者视为敌人，然后，把从阶级立场不可能 正支持妇女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当做性解放的主体力量的一部分。结果，不但无法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而且还分化了劳动阶级的团结。

中间阶层妇女是性解放最大支持者

《豪爽女人》一书中其实并没有清楚地设定性解放的主力量，也没有清楚地设定打击的敌人。但我们从贯穿全书的内容来看，性解放运动的敌人是所有男性，不过，何春蕤回避直接的言及，这可能是因为，如此一来，性解放运动即使能够联合所有的女性，也不过是同数的女性对同数的男性斗争，但是在男性本就占据社会、政治、经济优势的现实条件下，如此的斗争断没

有成功之理。况且，性解放运动根本无法结合所有的女性。

首先，劳动阶级女性根本不可能背弃其阶级立场来支持性解放运动。或许现今性解放的支持者中有不少的女性劳动者，但是，我们说的是劳动阶级，而不是为数多少的劳动者，个别劳动者可能因个人的特殊处境而支持性解放，不过，要让整个劳动阶级女性支持性解放运动，就必须提示出劳动阶级女性会支持性解放运动的科学根据。

何春蕤：「基层劳动妇女不但有严重的情欲问题，而且他们的弱势位置使得这情欲问题更加严重，更没有出路」（页211）。但是劳动妇女有性压抑的问题，与劳动阶级妇女会参与何春蕤主张的性解放运动，是两回事情。因为，从劳动阶级的立场来看，性压抑是起因于资产阶级的利润追逐，因此劳动阶级妇女只会参与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不会参与以「父权」为斗争对象的性解放运动。

再来是资产阶级妇女，前面我们指出性别压迫／性压抑，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存在，因此，如果性解放运动真的能够有助于妇女解放，资产阶级妇女绝对不会不顾其阶级利益去搞什么性解放的。但是我们认为性解放运

动根本与妇女解放无关，因此，资产阶级妇女也有支持性解放的可能，不过，实际的情形则要看性解放运动是否会朝向增进资产阶级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方向发展，以及其他的得失问题。

剩下来最可能支持性解放运动的就是中间阶层的妇女。因为她们在社会、政治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她们不太能够感受阶级的压迫，她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但是她们却在社会上得不到与她们的丈夫同等的待遇。因此，在她们看来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性别压迫／性压抑。

也因此，我们说何春蕤的性解放运动是中间阶层的运动。而且，在现今的阶级社会中，所有像性解放运动一样放弃劳动阶级立场的运动，其结果，必然是按照阶级社会原有的惯性，运动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所领导，何春蕤自己推测地说，指责性解放运动带有很强的中产阶级色彩的人，是基于「基层劳动妇女没有情欲方面的问题，因此性解放的论述对她们而言缺乏吸引力」（页211）。但，我们的理由并不是如何春蕤所推测的。

女性被压迫与能力有关？

和大部分的父权论女性主义者一样，何春蕤最后也把性别压迫的问题，转到个人能力的问题上。因此，何春蕤说：「在性方面的男进取女退缩、男好奇女无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强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赚赔逻辑的结果，和男女在能力、知识及人生各方面的男进女退缩、男好奇女无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强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有密切的关连」（页12）。

女性的被压迫跟能力有关系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劳动阶级的被压迫也变得跟劳动者个人的能力有关，这不是资产阶级用以训诫劳动者的吗？

其实这样的逻辑不仔细探究很容易使我们信以为真，如果我们不从整个劳动阶级女性的立场思考，而仅从个别的女性的立场来看，「能力」越强的女性确实受到的性别压迫也越小。例如，专门技术职的女性劳动者在各个方面受到性别压迫都比其他女性劳动者要小，甚至在家庭中遭到婚姻压力的百分比都比较小。但这终究与我们的妇女解放是无关的。

也许有人认为，不管何春蕤主张的性解放运动是否是妇女解放运动，但

她所描述的豪爽女人，是那么的吸引人。何春蕤说：「相较于保守女人，不用交换的女人发展出强烈的主动性和创意，热力四射的行走人生」。（页25）

女性内部差异如何解决？

其实豪爽女人看起来是那么的吸引人，是因为何春蕤把必须要放在其他社会关系中理解的性别压迫，从其他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理解的关系。举例来说，任妳再怎么「做」，性别的压迫仍在你身上运作，妳还是要领取半价工资，第二天早上起来，妳还是要去应付那酷役般的劳动。结果，在这个充满性别宰制的社会，妳如何真正发挥创意？妳拖着疲惫的身体如何光芒四射地行走人生？

让我们感觉很有兴趣的是，在这个性仍带有禁忌性的社会里，何春蕤为什么选择的是这样的论述主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她是一个父权理论的拥护者」。父权理论的最基本问题是认为所有男性在女性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有的女性亦然。问题是如果这样的理论要成立并能够做为战

斗的武器，就必需想办法从理论中导出实践的课题，以把所有的女性圈在一起，这也是父权理论者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不管阶级、阶层的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几乎完全不同，因此，很难把她们圈在一起，何春蕤以「性」为主的诉求方式，正是为了解决上述课题所做的一种尝试，但是她并没有成功。因为，「性」做为一种社会关系，根本不可能从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中抽离出来。

其实，我们早已可以断定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我们还是要大费周章地反对它，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见到妇女解放运动的路途上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迂回。

（1995年9月22日破周刊）